

東史實纂要卷之六

吉 211
66
1.6



漢臣車馬圖小吏計冒劍首圖東省出次以重車吏
 率其燧萬車燿米賦二萬四千箱以技平襄水雪
 隨之日當技嫡以福補將軍意亦與金二明等次
 之與計曰曰受國策重容亦不稱鎮今日是受曰曰
 兵不至黜又不繼王其圖之王問羣曰省以受入請
 其受命信頗遊或善且難舟非所曰細且王王之
 高公嬰痛條羅王相儲外會外王外書安外是時曰
 帝書補安外酌大酌三十五
 條羅餘



東史纂要卷之十一

高麗名臣

洪儒 裴玄慶 申崇謙 卜智謙 事太祖

洪儒初名弘述義城人裴玄慶初名白玉三慶州人

申崇謙初名能山光海州人春人卜智謙初名沙貴

楷城人沔郡人四人初為弓裔將軍一日夜詣王建

第密謀推戴不欲令柳夫人知之謂曰園中豈無新

瓜可摘來乎柳夫人佯出潛入帳中四人曰自三韓

分裂羣盜競起今主奮臂大呼遂夷滅草寇三分遼

左據有太平立國定都將二紀餘今不克終縱虐淫

刑殺妻戮子誅夷臣僚民墜塗炭桀紂之惡無以加也廢昏立明天下之大義請公行殷周之事建作色拒之曰吾以忠義自許王雖暴亂安敢有二心以臣伐君斯爲革命予實不德敢效湯武之事乎古人云一日爲君終身爲主况延陵季子曰有國非吾節也乃去而耕焉吾豈過季子之節乎四人曰時難遇而易失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國中民庶受毒痛者日夜息欲復之今之德望未有居公右者衆情所以望公也公若不從吾等死無日矣建拒之甚堅夫人柳氏遠從帳中出手提甲領以被之諸將扶擁而出坐於

積穀之上行君臣之禮令人馳且呼曰王公已舉義
矣奔走來赴者萬餘人新羅景哀王四年甄萱大舉
猝入王都王時與妃嬪宗戚出遊鮑石亭皆被陷汲
麗祖聞之親率精騎五千邀萱於公山桐藪鞞擗大
戰不利萱兵圍麗王甚急申崇謙時爲大將而容顏
酷似麗祖知其勢窮使王隱於礮藪今將代乘御車
與將軍金樂力戰死之麗祖哀二人之死訪其子弟
並爲元尹崇謙勇猛長大常從征伐有功追謚壯節
玄慶膽力過人起於行伍太祖之東征西討也玄慶
功居多謚武烈智謙謚武恭洪儒謚忠烈成宗朝四

人皆贈太師配享大廟

庾黔弼事太祖

庾黔弼平州人以將略事太祖累轉大匡太祖以北狄數侵鶻巖鎮遣黔弼鎮之黔弼至鶻巖築大城以居招集蕃酋三百餘人饗酒食乘其醉脅以威酋長皆服於是諸部相率來附者千五百人又歸被虜三千餘人北方晏然又攻百濟燕山鎮殺將軍吉奐又攻任存郡殺獲三千餘人太祖與甄萱戰於曹勿郡萱兵銳甚未沒勝負黔弼引兵來會兵勢大振萱懼乞和太祖許之欲召萱至營論事黔弼諫曰人心難

知豈可輕狎太祖乃止十一年以王命城湯井郡時
百濟將金萱領兵三千來侵青州一日黔弼登南山
坐睡夢一大人言明日西原必有變宜速往黔弼驚
覺徑趨青州與戰敗之殺獲三百餘人十二年甄萱
圍古昌郡麗祖自將往救之行至禮安鎮與諸將議
曰戰若不利將如何大相公萱洪儒曰若不利不可
從竹嶺宜從間道黔弼曰臣聞兵凶戰危有死之心
無生之計然後可以決勝今臨敵不戰先慮折北何
也若不急救以古昌千餘衆拱手與敵豈不痛哉臣
願進擊乃自猪首峯奮戰大克王謂黔弼曰今日之

捷卿之力也辛卯黔弼被讒流鵠島上書曰臣雖負
罪在貶聞甄萱侵伐我海邦臣已選丁壯修戰艦欲
禦之願上勿憂王見書泣曰信讒逐賢是予不明也
遣使召還慰之曰卿實無辜不曾怨憤惟思輔國予
甚愧悔庶賞延于世報卿忠節癸巳黔弼以征南大
將軍守義城府時甄萱侵新羅麗祖諭黔弼往救遂
選壯士八十人赴之萱軍見黔弼部伍精銳不戰自
潰黔弼至新羅老幼迎拜泣曰不圖今日得見大匡
微大匡吾其魚肉乎黔弼留七日而還遇神劍於道
與戰大克擒其將七人殺獲甚多及還麗王下殿執

其手曰如卿之功古亦罕有黔弼曰臨難忘私見危授命臣職耳王益重之十七年麗祖自將征運州甄萱聞之簡甲士五千至要結和親會諸將議之黔弼曰今日之勢不容不戰乘萱未陣以勁騎數千突擊之斬獲三千餘級熊津以北三十餘城聞風自降十八年太祖謂諸將曰羅州界四十餘城爲我藩籬久服風化近爲百濟劫掠海路不通誰爲我撫之黔弼曰臣年齒已衰然國家大事敢不竭力遂至羅州經略而還十九年從太祖擊百濟滅之二十四年率黔弼有將略每出征受命卽行不宿於家及凱還王必

迎勞終始寵遇諸將莫及謚忠節配享太廟○時又有朴述熙沔州人承得宜之子性勇敢年十八爲弓裔衛士後與四功臣庚黔弼佐太祖創業皆贈太師稱六太師謚嚴毅○李念言史失世系羅季羣盜充斥唯碧珍郡爲念言所保民賴以安太祖遣人諭以共戮力定禍亂念言奉書遣其子永率兵從征討王拜念言本邑將軍加賜旁邑丁戶二百二十九鹽穀四千餘石且致手札示以金石之信念言感激鍊兵峙糧以孤城介於羅濟必爭之地屹然爲東南聲援年八十一卒又有王順式堅金尹瑄興達善弼泰

評等皆歸附於開國之際與有力焉

崔彥撫事太祖 惠宗

崔彥撫初名慎之慶州人稟性寬厚自少能文十八
入唐登科四十二還國拜執事侍郎及羅降麗祖命
為太子師委以文翰之任宮院額號皆所撰定一時
貴遊皆師事之官至翰林院今年七十七卒謚文英

崔凝事太祖

崔凝土山人通五經善屬文為弓裔翰林一日裔召
太祖誣以謀叛太祖辨之疑為掌奏在裔側佯墜筆
下庭取之因超過太祖微語曰不服則危太祖遂誣

服得免及太祖卽位疑仍舊職有公輔器曉達吏事
時譽洽然麗祖嘗曰卿學富才高兼識治體憂國奉
公匪躬謇謇古之名臣無以過也拜廣評侍郎疑辭
曰同僚尹逢長於臣十年請先授之吾能以禮讓爲國
乎何有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遂以逢爲廣評疑恒齋
素嘗寢疾王勸令食肉疑固辭不食王幸其弟謂曰
卿不食肉有二失不保其身不得終養母不孝也不
能求命使予早喪良弼不忠也疑乃勉從始食肉果
疾愈至是卒年三十五贈元甫太子太保謚熙愷配
享太祖廟庭王嘗謂疑曰昔新羅造九層塔遂成一

統之業今欲開京建七層塔西京建九層塔冀借玄
功合三韓爲一家卿爲我作發願疏凝邃製進○時
又有崔知夢王式廉朴守卿朴英規等皆佐太祖於
經綸之際繼相數世勲業并稱

徐弼事光宗

徐弼利川人性通敏始以刀筆進事光宗官至內議
令王嘗賜宰臣金酒器弼獨不受曰臣謬居宰輔又
賜金器愈懼踰分且服用明等衰奢儉關理亂臣用
金器君將何用王曰卿能不以寶爲寶予當以卿言
爲寶後因進見曰願上莫賞無功無忘有功王嘿然

翌日遣臣問有功無功者弼曰有功者元甫式會也
無功者若輩是也時王禮重投化唐人擇取臣僚第
宅及女與之弼奏曰臣居第稍寬願獻焉王問其故
對曰今投化唐人擇官而任擇屋而處世臣故家反
多失所臣愚誠爲子孫計宰相居第非渠所能有也
及臣之存請取之臣以祿俸之餘更營小第庶無後
悔王怒後感悟稱善不復奪臣僚第宅內廐馬死王
欲罪主者弼引孔子不問馬之說以爭主者得免其
謫如此謚貞敏後配享王廟

崔承老 事成宗

崔承老慶州人元甫殷舍之子聰敏好學善屬文年
十二太祖召見使讀論語甚嘉之命隸正鳳省學生
賜鞍馬例食二十碩自是委以文柄成宗初承求言
之制論列封事歷陳祖宗行事美惡以及時務二十
八條疏中數千百言抗節直斥其言曰臣竊見開元
史臣吳兢撰進貞觀政要勸玄宗勤修太宗之政蓋
以事體相近不出一家而可爲師範也自我太祖以
來臣所及知五朝政化善惡可鑑可戒者條奏以聞
伏審我太祖神聖大王之御極也時當百六運協一
千值金雞自滅之期乘丙鹿再興之運不離鄉井僂

作闕庭定遼涓之驚波得秦韓之舊地十有九載統
一寰瀛可謂功莫高矣德莫大焉若契丹者與我連
境宜先修好而彼國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或不顧
舊盟一朝殄滅故太祖以爲無道之甚不足與交所
獻駱駝亦皆棄而不畜其深策遠計防患乎未然保
邦于未危者有如此也渤海旣爲丹兵所破其世子
大光顯等領其餘衆倍道來犇太祖憫念尤甚迎待
甚厚至賜姓名又附之宗籍使奉其本國祖先之禮
祀其文武叅佐以下亦皆優沾爵命其急於存亡繼
絕而能使遠人來服者又如此也百濟甄萱兇悖好

亂殺主虐民太祖聞之不遑寢食行師討罪卒成匡
復其不怠舊主定傾扶危者又如此也自新羅之季
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真侵盜太祖斷自宸衷
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
塵清邊境無虞其知人善任柔遠能邇者又如此也
新羅君臣以運盡數窮自來歸化讓至再三然後許
之東自溟州至興禮府其間百十餘城莫不懷于有
仁應時來服其能以禮讓而人無不服者又如此也
唯南平百濟不得已而用兵凡大興師前後數次然
旌麾之下戎馬之前或有臨陣投降或有望風歸伏

雖交鋒刃不欲殺傷可謂仁者無敵也及甄壹積惡
數十餘年然後終爲逆豎所囚逃奔于我而請兵誅
逆太祖聞之厚禮迎致及其殞沒亦優賻贈其道貴
幽明義周存沒者又如此也洎平百濟車駕入城哀
恤寤民厚加慰諭下令諸軍秋毫無犯且南北久分
新舊又別太祖撫之如一終始不渝其含弘寬簡又
如此也自成一統以來勤政八年事大以禮交隣以
道居安無逸接下惠恭貴道德崇節儉卑宮室惡衣
服好賢樂善捨己從人恭儉禮讓之心發於天性况
生長民間備嘗艱險衆人情僞無不具知萬事安危

亦能先見所以賞罰不失其時邪正不同其路知其
勸懲之道得帝王之體者又如此也但以創業之初
致平日淺宗廟社稷且未光崇禮樂文物猶多闕乏
百官品式內外規儀未及修定忽遺弓鬲壞可惜也
惠宗久在東宮累經監撫尊禮師傅善接賓僚由是
令名聞於朝野及初卽位衆舉欣然時有人譖定宗
兄弟謂有異圖惠宗聞而不答亦無所問恩遇愈豐
待之如初故人皆服其大度旣而不修德政過惜身
命左右前後常以甲士相隨蓋爲疑人太甚大失爲
君之體加以偏賞將士恩澤不均故內外怨嗟人心

攜貳又卽位踰年復致沉痾於是朝臣賢士不獲近
前鄉里小人常居卧內厥疾彌篤嗔患日增三年之
間民不見德晏駕之日粗得免禍可不痛哉定宗早
有令聞及惠宗寢疾彌留宰臣王規等潛有所圖窺
覷王室定宗先認之密與西都忠義之將定計爲備
及內亂將侷衛兵大至故姦計不成羣兇受誅雖由
天命亦在人謀至今三十有八年其間洪祿之不絕
亦定宗之力也旣以連枝得繼銳情求理或燃燭而
引見朝士或盱食而聽斷萬機故卽位之初人皆相
慮及乎誤信圖讖沒議遷都又天性剛毅固執不移

曩徵作役勞動人夫怨讟由是而興災應速於影響
未及西遷永辭南面誠可痛也光宗以英竒之表岐
嶷之姿鶴原襲慶鳳宸傳華禮有加於接下鑑不失
於知人不阿親貴而常抑豪強無棄疎賤而惠鮮鰥
寡自卽位之年至于八載政教清平刑賞不濫及夔
冀見用以來崇重文士恩禮過豐由是非才濫進不
次驟遷未浹歲時便爲卿相或連宵引見或繼日延
容以此圖歡怠於故事軍國要務壅塞不通於是南
北庸人競願依投後生爭進舊德漸衰猜忌日深都
兪日阻時政得失無敢言者加以酷信佛事過重法

門專求福壽但作禱祈竊有涯之財力造無限之因緣以其目前無事將謂法力使然凡所作爲不欲悛改宮室服食土木伎巧略計常時一歲之費足爲太祖十年之費又及末年姦兇競進讒毀大興君子無所容小人得其志遂至子逆父母奴論其主上下離心君臣解體舊臣宿將相次誅夷骨肉親姻亦皆剪滅於己一子亦生疑忌故景宗方在東宮每不自安幸而得嗣其位嗟乎何其善於前而早得令名不善於後乃至斯乎煨可痛也景宗生於煨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門外之事不曾見知但以天性聰明當其

光考末年能免悔尤及其嗣位焚積年讒毀之書放
累歲無辜之獄寃憤悉除朝野稱慶但以不諳政體
專任權豪害及宗親咎徵先見後雖覺悟責無所歸
自此邪正不分賞刑不一未及于理復倦于勤遂至
色荒博奕終日由是君子之言無自而八小人之語
有時而從亦早有羨名而晚無令德忠臣義士誰不
痛之此乃聖上親所見知者也伏惟殿下以上聖之
德遇中興之期因先君遜讓之恩纂列聖厯端之業
無一物不樂其生無一夫不獲其所內外同歡人神
相慶所謂天授人與者也聖上若克遵太祖之遺風

何異玄宗追慕文皇之故事也又能取捨四朝之近
事宜取其善者而行之見其不善而誠之除不急之
務罷無善之勞但要君安於上民悅於下因善始之
心慮克終之羨日慎一日雖休勿休雖貴爲君主而
不自尊大富有才德而不自驕矜唯敦恭已之情不
絕憂民之念則福不求而自至災不攘而自消聖壽
胡不萬年王業豈唯百世而已哉臣雖愚昧忝職樞
機謹錄時務計二十有八條隨狀別封以進二十八條具載
原史今承老盡忠累代歷官至門下侍中封清河侯
不盡錄食邑七百戶累乞致仕皆不允成宗八年卒年六十

三王慟悼贈太師謚文貞配享成宗廟庭

史氏曰賈山至言劉蕡對策時稱直言然不若承老論列祖宗行事美惡時政得失指斥無隱真古之遺直也

韓彥恭

事光宗

成宗

穆宗

韓彥恭湍州人光祿少卿聰禮之子性敏好學光宗朝年十五屬光文院書生未幾爲本院承事郎轉內承旨請赴進士舉不第成宗時再轉刑兵侍郎如宋謝恩宋以彥恭儀容中度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彥恭奏請大藏經帝賜藏經四

百八十一函凡二千五百卷彥恭還奏宋樞密院卽
我朝直宿員吏之職請置其官於是始設中樞院置
使副各二人以彥恭爲副使俄轉爲使累進叅知政
事上柱國穆宗卽位授內史侍郎拜門下侍中王巡
省州郡至長湍縣謂彥恭曰此卿本貫也念卿功勞
可陞爲州時全用錢幣禁麩布民頗患之彥恭上疏
論其弊王納之累加特進開國侯食邑一千戶監修
國史王嘗幸平州日暮寒甚駐輦道傍酣飲不行彥
恭進曰臣等醉飽奈軍士何王嘉之賜貂鼠裘趣駕
入行宮遇事直言多類此彥恭病王賜車二乘往浴

溫泉命州縣供給遣臣問疾賜厩馬資祈禱竟不愈
訃聞王悼甚賻米五百石麥三百石布一千二百匹
茶二百角贈內史令謚貞信年六十五後配享穆宗
廟庭

金審言

事成宗

穆宗

顯宗

金審言靜州靈光縣人初從常侍崔暹學暹坐寐夢
審言頂上出火氣屬天心異之妻以女成宗朝登第
累進右補闕起居注九年上封事王下教褒獎曰朕
自御洪圖思臻盛業奈冲人之庸昧想政教之陵夷
昨省右補闕兼起居注金審言所上封事二條其一

曰周開盛業姬旦上無逸之篇唐啓中興宣宗製百
僚之誡按說苑六正六邪文曰夫人臣之行有六正
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
未動形兆未見獨見興亾之機預禁乎未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
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
稱往古之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
成敗早防而救之轉禍爲福使君無憂如此者智臣
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

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
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
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沉浮左右觀望如
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好隱
而求其主之所好而進之以悅主之耳目偷合苟容
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陰
諛外顯小勤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善
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賞罰不
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

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爲富家擅
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
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白黑無別是非無
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公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
而下理又按漢書刺史六條政一則察民庶疾苦失
職者二則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者三則察盜賊
民之害及大奸猾四則察田犯律四時禁者五則察
民有孝悌廉潔行修正茂才異者六則察吏不簿入
錢穀故散者請將六正六邪文及刺史六條俾委攸

司於二京六官諸署局及十二道州縣官廳堂壁各
寫其文出入省覽以備龜鑑其二曰設職分司帝王
令典開都列邑古今通規我國家以西京境歷鯨津
地連鴈塞寫金湯而設險模鐵瓮以築城署百官置
萬戶分司文武甚多而廉恥者無人薦奏非違者無
人糾彈涇渭同流薰蕕一致請依唐東都置知臺御
史例分司憲一員使得糾理則下情上達黜陟惟明
物泰時雍非朝卽夕所奏如是予甚嘉之汝心敦補
政志切匡時錄正邪二理諷我襟懷令內外諸司用
爲勸戒其下內史門下頒示內外司存依所奏施行

穆宗朝出爲州牧務農恤民甚獲時譽顯宗卽位擢
右散騎常侍轉禮部尚書內史侍郎平章事出爲西
京留守九年卒謚文安

徐熙事成宗

徐熙小字廉允弼之子性嚴格年十八擢甲科累遷
內議侍郎奉使如宋時不朝宋十數年熙至容儀中
度宋太祖嘉之授兵部尚書成宗二年拜兵官從幸
西京成宗欲微行乘明寺熙上疏諫乃止賜鞍馬以
賞之成宗癸巳契丹遣蕭遜寧將兵侵西鄙出其不
備知事急分遣軍馬熙爲中軍使王宰西京遜寧聲

言大朝旣奄有高句麗舊地今爾國侵奪疆界是用
征討又移書速致降款熙見書還奏有可和之狀王
會羣臣議之或言車駕還京令重臣率軍乞降或言
割西京以北與之王將從割地之議開西京倉米任
百姓所取又令散投餘米于大同江熙奏曰食足則
城可守戰可勝也况食者民之命也寧爲敵資虛棄
江中又恐不合天意王然而止之熙又奏自契丹東
京至我安北府皆爲生女真所據光宗取之築嘉州
松城今丹兵之來其志不過取此二城聲言取高句
麗舊地實恐我也今見其兵盛遠割西京以北與之

非計也况三角山以北亦麗舊地彼以谿壑之欲責
之無厭可盡與乎况割地與敵誠萬世之恥也願駕
還都城使臣等一與之戰然後議之未晚也前御使
李知白亦奏曰聖祖創業垂統洎于今日無一忠臣
遠欲以土地輕與敵國可不痛哉古人有詩云千里
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焦周蓋謂焦周爲蜀大臣
勸後主納土於魏爲千古所笑也遜寧攻安戎鎮中
郎將大道秀郎將庾方與戰克之遜寧不敢復進遣
人促降曰宜以大臣送軍前面對王議遣大臣無有
應者熙獨奏曰臣雖不敏請往王出餞江頭執手慰

送熙奉國書如丹營問相見禮令熙拜見於庭熙曰
臣之於君拜下禮也兩國大臣相見何得如是遜寧
不許熙怒還卧所館不起遜寧乃許升堂行禮熙至
營門下馬而入與遜寧分庭揖升行禮東西對坐遜
寧語熙曰汝國興新羅舊地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
而汝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今割地修聘
可無事矣熙曰非也我國卽高句麗之舊也故號高
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東京皆在我境何得謂之
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盜據其間
道途梗澁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逐

女真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聘徃復論辯辭氣慷慨遜寧知不可強遂具以聞罷兵講和遜寧欲宴慰熙曰本國雖無失道致上國勞師遠來故上下皇皇暴露有日何忍宴樂固請然後許之留丹營七日而還遜寧贈以駝十首馬百匹羊千頭錦綺五百匹成宗大喜出迎江上嘗從成宗幸海州王宰熙幕欲入熙曰臣之幕非至尊所當臨命進酒熙曰臣之酒不堪獻成宗乃坐幕外進御酒共飲而罷供賓令鄭又玄上封事論時政忤旨會宰相議曰又玄越職論事罪之如何皆曰惟命熙獨曰古者諫無官越職何罪

臣以不才謬居宰輔事多可言又玄論事甚合時病
是臣可罪而又玄可賞成宗感悟擢又玄御史賜熙
鞍馬位至太保穆宗元年戊戌卒年五十七謚彰威
配享成宗廟庭熙之子訥亦顯於顯德靖之朝位至
侍中爲世名臣靖宗時論德宗祔廟羣議不一王竟
從訥議訥遘疾靖宗親臨視之及卒謚元肅配享主
廟初熙祖神逸生於羅李郊居有鹿帶矢犇投神逸
拔其箭而匿之獵者至未獲而返夢有神人謝曰鹿
吾子也賴君不死當令君之子孫世世爲卿相神逸
年八十生弼弼及子熙孫訥相繼爲相熙之後又有

徐恭顯於毅宗朝善騎射累為兵馬使士卒樂附及為相志益謙遜禮遇武人庚寅之亂禍不及家

崔沆

蔡忠順

事穆宗

顯宗

崔沆字內融翰林令彥撫之孫成宗朝甲科擢授右拾遺知制誥蔡忠順史失世系俱事穆宗王末年疾漸不聽政嬖倖用事金致陽與皇甫皇后通謀不軌一日王召忠順入卧內辟左右示二封書一劉忠正所上言致陽潛懷異志一大良君所上言奸黨謀害已忠順見訖奏勢急宜早圖之王曰朕朝夕入地太祖之孫惟大良院君在卿與崔沆素懷忠義盡心匡

救使杜稷不屬異姓遂泣下忠順亦泣退語沆沆曰
臣常爲憂上意如此杜稷之福也遂與忠正等定議
入奏請擇遣皇甫愈義慮行遲奸黨先發只帶十餘
人徑往迎來大良君名詢太后忌之逼令祝髮時在
三角山神穴寺一日偶題溪水詩曰一條流出白雲
峯萬里滄溟去路通莫道潺湲巖下在不多時日到
龍宮太后屢遣人謀害寺有老僧穴地而匿之上置
卧榻以防不測王遂命忠順於榻前草與大良君書
王親自研墨以書授愈義等到神穴寺僧疑奸黨所
遣匿不出愈義具道所以迎立之意院君乃出時西

北面巡檢使屢進舉兵以靖國難爲名謀廢立直到
京城入迎秋門踞胡床崔沆出自省揖毳曰古有如
此事乎地不應逼王出御法王等俄而太良院君至
卽位卽顯宗也地遂廢王誅教陽父子及行簡等七
人密遣人弒前王于積城縣因致契丹主自將問罪
之師顯宗避亂南幸忠順終始扈從有勞語在蔡文
傳沆歷仕翰林學士賜功臣號太傅門下侍郎平章
事顯宗十五年卒沆性聰悟沉訥寡言善斷清儉持
家又秉鈞一介不取於人計月請俸家無甌石之儲
不樂仕宦年未七十表請致仕累起不就但酷信浮

屠嘗請復八關請修皇龍寺塔捨家爲寺及邁疾王
親臨問之謚節義配享王廟忠順亦賜功臣號濟陽
縣開國男歷敷臺閣以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靖宗
二年卒謚貞簡

○按崔沆忠順當凶邪燕啄變在呼吸克體顧命
一心協贊使神器不搖王業中興雖古之丙霍何
以加此其視叔季固念安劉陰謀易樹擅弄威福
誤宗社計者語不可同年宜謚節義佞佛何足深
責

姜邯贊初名殷川衿州人五世祖餘清自新羅來居
始興郡卽衿也父弓珍事太祖爲壁上功臣邯贊少
好學多竒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禮部侍郎顯
宗初契丹主自將四十萬騎渡江滾入攻西京我軍
敗報至群臣議降邯贊獨曰今日之事罪在康兆非
所恤也但衆寡不敵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遂勸王
南幸遷祭酒翰林學士請修社稷壇令禮官定儀注
邯贊有田十二結在開寧白王給軍戶除西京留守
內史侍郎平章事王手書告身曰庚戌年中有虜塵
于戈滾入漢江濱當時不用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

人世多榮之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王命邯贊
爲上元帥大將軍姜民瞻副之帥兵二十萬屯寧州
選騎兵萬二千伏山谷中以大繩貫牛皮塞城東大
川以待之賊至凌塞發伏大敗之遜寧引兵直趨京
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口山又大敗之斬首萬餘級
明年邯贊以契丹兵逼京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兵
一萬倍道入衛於是契丹回兵至漣渭州邯贊等掩
擊斬五百餘級契丹兵過龜州邯贊等邀戰於東郊
兩軍相持宗鉉引兵赴之忽風雨南來旌旗北指我
軍乘勢奮擊勇氣自倍契丹奔北僵尸蔽野俘獲人

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者僅數千人契丹
主聞之大怒遣使責遼寧曰何面目見我乎朕當皮
面然後戮之邯贊帥三軍凱還獻俘獲王親迎于迎
波驛結綵棚備樂宴將士以金花八枝親插邯贊頭
左執手右執觴慰嘆不已邯贊拜謝不敢當改驛名
爲興義邯贊請老不允賜几杖三日一朝加檢校大
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天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功臣號又表請致仕邯贊以京都無城郭請築羅城
王從之再加特進太師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卒年
八十四謚仁憲命百官會葬世傳有使臣夜八始興

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
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邨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
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邨贊性清儉
不營產業體貌矮陋衣裳垢弊不踰中人正色立朝
臨大事凌大策屹然爲邦家柱石時歲豐民安中外
晏然人以爲邨贊之功也致仕歸城南別墅著樂道
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後配享顯廟

智蔡文 事顯宗

智蔡文鳳州人顯宗庚戌丹主自將四十萬兵渡江
蔡文以中郎將受命鎮和州鯨以備東北俄命移援

西京蔡文即引兵至西京率麾下擊斬丹將韓杞等

百餘人餘悉擒之無一人還者丹兵復盛來蔡文迎

擊于林原驛在平壤北二十里斬首三千餘級丹兵敗走城

中將士競出逐之丹兵回軍擊敗遂圍城指諭思政

給將軍大道秀夜遁道秀知不可敵率所部出降於

是諸將皆潰城中恟懼鎮將姜民瞻等民瞻晉陽人起自書生志

破剛果穆宗朝登第後以大將軍副姜邯贊大推統

軍趙元為兵馬使收散卒嬰城固守丹主攻西京不

拔解圍而東蔡文奔還奏西京敗軍狀群臣議降姜

邯贊獨勸南行蔡文請曰臣雖驚怯願在左右庶效

犬馬之勞王曰卿旣勞于外又欲捍衛深嘉乃忠仍
賜銀粧鞍轡十二月辛未夜王與后妃及侍郎蔡忠
順等率禁軍五十餘人出京城至積城縣丹棗驛武
卒堅英與驛人張弓矢將犯行宮蔡文馳射之賊徒
奔潰復犯復射至昌化縣今揚州地有吏將構亂使人呼
曰河拱辰將兵來欲擒蔡忠順金應仁矣應仁等皆
遁獨蔡文忠順周行等留待賊夜又至侍從臣僚宦
官嬪御皆匱匿唯二王后侍女二人承旨良叶忠弼
等侍蔡文或出或入隨機應變賊不敢近及曉蔡文
請二后先自北門躲去手控御馬間行入道峯寺賊

不之知蔡文奏曰去夜賊疑非拱辰臣請徃迹之王
恐其公不許蔡文曰臣若背君天必誅之王乃許卽
徃昌化縣道遇拱辰柳宗赴行在果非拱辰所為遂
以拱辰所領卒二十餘人圍昌化縣搜得賊所盜鞍
馬十五匹蔡文獨先還入奏曰臣已得賊實非拱辰
所為王引見拱辰勞之二年辛亥春正月乙亥朔丹
兵陷京城王次廣州失兩王后所之令蔡文徃尋之
至饒石驛饒石驛乃得奉還扈從諸臣聞拱辰奉表
至丹營被執皆驚散唯忠肅等五六人不去柳宗應
仁等請遣二王后各歸其鄉除扈從將卒徃東邊備

急王以問蔡文蔡文大哭曰今君臣失道橫罹殃禍
播遷如此正當動由仁義以收人心棄王后以求生
其可忍乎王曰將軍言是也行至天安宗應仁皆逃
次公州節度使金殷傳備儀郊迎仍獻衣帶土物王
嘉納分賜從官暮至巴山驛吏皆道御厨闕膳至礪
陽縣礪陽今礪山將卒有離心蔡文奏曰聖祖統合之時
有功者雖小必賞况今方涉險難要得衆心宜先懋
賞王從之壬午至參禮驛全州節度使趙容謙以野
服迎駕朴暹朴暹務安人官至左僕射文宗以奏曰
全州卽古百濟聖祖亦惡之宜勿幸王然之至長谷

驛在全州西三十里

宿馬是夕容謙謀欲止王挾以號令與

轉運使李載巡檢使崔櫟少監柳僧虔等以白幟挿
冠鼓譟而進蔡文使閉門堅守賊不敢入蔡文登屋
問曰汝等何得如是柳僧虔來否賊曰來矣仍以王
命召僧虔僧虔曰汝不出吾不敢入蔡文出門呼僧
虔引至駕前僧虔泣奏曰今日之事容謙所爲臣不
知也請奉旨召容謙仍出逃王命良叶召容謙李載
旣至諸將欲殺之蔡文呵止之使二人牽大明宮主
馬以行旣而並遣還丁亥八羅州候人誤報丹兵至
王大驚出外蔡文奏曰大駕夜行百姓驚擾願還行

宮臣詞之然後動未晚也蔡文出候之則舍人宋均
彥等賫契丹元帥書及河拱辰奏狀而來也王見拱
辰狀喜丹兵已退乙未回駕留全州七日留公州六
日節度使金殷傅使其女製進御衣因納之是爲元
成王后二月丁卯還京都王賜蔡文田三十結教曰
朕因避寇狼狽遠途所從臣僚罔不逃散唯蔡文蒙
犯風霜跋涉山川不辭羈勒之勞終保松筠之節諒
多殊效何惜異恩後十七年爲右僕射尋卒蔡文之
後智祿延仁宗時同知樞密院有智而謀拙李資謙
專國謀誅之不克死

史氏曰蔡文自西京犇還與邯贊共贊南幸之計
忠激於心義形於色所在間關隨機應變如昌化
丹棗之變出萬死捍衛艱難斯皆扈從諸臣所不
能者而蔡文獨能之卒能保護三宮旋軫京師汛
掃陵寢不失舊物嗚呼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
於蔡文見之

楊規事穆宗 顯宗

楊規事穆宗累官刑部郎中以巡檢使守興化鎮義州
庚戌丹兵渡江攻圍規與鎮使鄭成副使李守和等
嬰城固守契丹主以勅書繫矢插城門諭降者再守

和等回表云臣等昨奉詔泥輒陳心石望賜泣辜之
惠切祈解網之仁凌霜耐雪加安百姓之心灰骨粉
身永奉千年之聖丹主見表知其不降乃解圍又詐
爲康地書諭降規曰我受王命而來非受地命不降
規聞丹兵陷郭州圍西京急率兵七百至通州暄行
收兵一千八郭州擊契丹所畱兵悉斬之徙城中男
女七千餘人于通州丹主陷京城旋師龜州別將金
叔興擊斬丹兵萬餘級規又邀擊於無老代石嶺余
里站每戰皆捷前後斬殺六千餘級棄被擄人三萬
餘口又邀擊於艾田斬千餘級俄而丹兵大至規與

金叔興終日力戰兵盡矢窮陷陣俱死王手製教賜
規妻洪氏粟歲一百碩叔興母粟歲五十碩俱賜壁
上功臣號圖形官規子帶春校書郎帶春立志岐拔
多智略閑軍事

河拱辰 事穆宗 顯宗

河拱辰晉州人穆宗時除中郎將遷尚書左司郎中
嘗從事兩界以擅發兵擊東女真見敗顯宗初流遠
島及丹兵大來召還赴行在拱辰謁王於楊州奏曰
契丹本以討賊爲名今已得康地若遣使請和彼必
班師王筮得吉卦遂遣拱辰及高英起奉表往丹營

行至昌化縣契丹先鋒已至問國王安在荅曰今向
江南不知所在又問遠近荅曰江南太遠不知幾萬
里追兵乃還拱辰等至丹營乞班師丹主許之而遂
執拱辰與英起還拱辰旣被畱內圖還國外示忠勤
丹主甚加寵遇使居燕京妻以良家女拱辰多布駿
馬列置東路以爲歸計人告其謀丹主鞠之拱辰具
以實對且曰臣於本國不敢有二心罪當萬死不願
生事大朝丹主義而原之諭令改節效忠拱辰辭益
厲遂見害王下教錄功祿其子則忠文宗朝圖形閣

上贈尚書工部侍郎

王可道 事成宗 顯宗

王可道初名子琳清州人本姓李成宗朝擢魁科補西京掌書記顯宗五年上將軍金訓崔質等作亂由是武臣用事悍夫兇豎並帶文官羊頭狗尾布列臺閣政出多門朝綱紊亂可道以和州防禦使秩滿還京在私第心懷憤激密謂日直金猛曰何不效漢高雲夢之遊乎猛密奏王納之以可道嘗爲書記頗得人心卽權授西京畱守判官趣令往備明年王幸西京宴群臣於長樂宮乘訓等醉以兵襲之遂誅訓質及李協崔可貞等十九人可道累歷尚書右丞賜功

臣號參知政事與僕射異膺甫御史皇甫愈義黃周亮等築開京羅城可道令人持傘環立登高而進退之均其濶狹以定城基以功進檢校太尉吏部尚書上柱國開城縣開國伯食邑七千戶賜姓王德宗卽位遣郎中柳喬等如契丹會葬可道奏契丹與我通好交贄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駙馬匹梯叛據東京宜乘此時請毀鴨綠城橋歸所畱我行人若不聽可與之絕乃附表請之契丹不從王命群臣議徐訥等二十九人曰彼既不從宜勿通好皇甫愈義等三十九人駁云今若絕交必貽禍害不如繼好息民

王從可道訥等議停賀正使仍用聖宋大平年號平
章事柳韶請攻破丹城王下宰執議訥及俞義黃周
亮崔齊顏崔冲等皆曰不可可道與李端奏時不可
失固請出軍王命有司卜於太廟不果出兵可道尋
乞骸歸鄉三年卒諡英肅配享顯廟

崔冲事顯宗

德宗

靖宗

文宗

崔冲字浩然海州大寧郡人州吏温之子風姿魁偉
性操堅貞少好學善屬文穆宗朝擢甲科顯宗時累
歷拾遺補闕翰林學士諫議大夫德宗初轉右散騎
常侍奏曰成宗時內外諸司廳壁皆書說苑六正六

邪之文漢刺史六條之令今世代已遠宜夏書揭之
使知飭勵從之靖宗朝除尚書左僕射判西北路兵
馬事王命行邊境拓定城池賜衣遣之冲置寧遠平
虜等鎮及諸堡十四還陞內史侍郎平章事守司徒
修國史上柱國門下侍郎文宗卽位拜門下侍中命
考定律令書筭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賜功臣號
冲以侍中爲都兵馬使奏去歲西北州鎮禾穀不登
百姓貧乏男困徭役女困徵糶請修繕城池外凡工
役悉令禁斷又奏東女真酋長鹽漢等八十六人累
犯邊境今勒留京館夷狄人面獸心首丘之情必淡

忿怨請皆放還從之冲以年滿七旬乞退制曰侍中
崔冲累代儒宗三韓耆德今雖請老未忍允從宜令
攸司稽古典賜几杖視事復加功臣守太師兼門下
侍中上柱國內史令仍令致仕遣內史侍郎金元鼎
就第賜詔曰卿儒宮圭臬神化丹青雖在退閑未忘
舊德更進黃扉之秩暨榮綠野之堂今授卿內史令
告身一道并賜衣帶銀器絲段布貨鞍馬等物官誥
曰良臣惟聖妣皇舉以八元得士者昌姬室延其四
子誰肩徃哲朕得伊人惟卿順墨存誠該明稟性唐
雄首於聖誓禰鷄立於天庭萬丈金山梁代誰踰於

朱异一枝丹桂晉臣僉仰於邳詵語多能則叔向扶
輪論博物則張華避席而自顯應芝詔擢八槐司軒
夢開祥允協吹塵之契周詩濟美載揚瞻石之謠臺
閣規模衆推如晦人倫領袖時許魏舒藹馳咸有之
稱總正惟幾之務邇者年非耄矣齒未齟然早辭當
軸之權歸遂懸輿之願賀知章之湖畔雖恣佳遊陶
弘景之山中當諮大事昔動爲民槩今坐作世師不
陞極摯之資奚表難名之德遂中書而冠秩俾上列
以翹榮冲資兼文武出入將相雖乞退居家軍國大
事悉就咨焉顯宗以後干戈纒息未遑文教冲收召

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全集填溢街巷遂分九齋曰崇
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
中崔公徒凡應舉者必先隸徒中學焉每歲暑月借
歸法寺僧房爲夏課擇徒中及第學優未官者爲教
導授以九經三史間或先進來過刻燭賦詩榜其次
第呼名而八設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進退有儀
長幼有序竟日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詠以罷齋者
莫不嘉嘆及卒謚文憲配享靖廟自後舉子皆隸名
九齋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冲徒最
盛東方學校之興蓋由冲始時謂海東孔子冲子孫

以文行登宰輔者數十人

崔惟善事文宗

崔惟善冲之子繼世儒宗傳家相業匡輔兩朝雖無赫赫之稱人皆重之文宗嘗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其縣於陽川惟善時知中樞引太祖訓要切諫王優答之異日入侍閑譙王從容慰獎曰諫諍是忠從好佞惟善對曰創垂猶易守成難惟善爲中書令弟惟吉守司空攝尚書令父冲年高尚無恙一日王賜國老宴惟善惟吉扶以入赴時稱盛事翰林學士金行瓊作詩賀曰尚書令侍中書令乙壯元扶甲壯元卒

謚文和配享王廟○崔思諏冲之孫字嘉言博學及
聞勤謹公廉立朝四十餘年無少過失肅宗朝守太
師中書令務存大體不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
者常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之
心終始不替兩子源溱三婿李資謙文公美柳仁著
并列宰相門閥之盛無比○崔允儀冲之玄孫毅宗
朝平章事論事明白典銓選注擬平允再知貢舉時
稱得人撰古今詳定禮儀五十卷然承順毅宗命署
內宦鄭誠告身無所匡正卒後爲諫官所論

朴寅亮

事文宗

宣宗

獻宗

肅宗

朴寅亮字代天竹州人文宗朝登第文詞雅麗南北
朝告奏表狀皆出其手宋熙寧中與金覲使宋所著
尺牘表狀及題詠宋人稱之至刊二公詩文號小華
集遼嘗欲過鴨綠江爲界修陳情表曰普天之下旣
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
汶陽之舊田撫綏弊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
帝覽之寢其議位至右僕射叅知政事嘗撰古今錄
十卷藏秘府肅宗朝卒謚文烈公之子景仁力學登
第三爲諫官言論勁直時議重之寄書尹瓘論築九
城之難守瓘不能用卒如其言官至左僕射謚章簡

鄭文事肅宗

鄭文字懿德草溪人侍中倍傑之子倍傑妻霍氏賢而無子養其族女以爲倍傑妾未幾倍傑死遺腹生文年甫十五六嶷然若老成赴試侂君爲民天賦曰物如樵悴我則施雨露之恩俗若頑兇我則布雷霆之怒文宗聞之稱嘆登第擢直翰林轉右拾遺臺諫駁奏文外系出處仁部曲不宜諫官乃改授內給事官至政堂文學禮部尚書爲人恭儉樸訥不事生產居室僅庇風雨莅官謹慎典刑曹十餘年未嘗妄出入人罪嘗扈駕西京請立箕子祠奉使入宋所賜金

帛分與從者餘悉買書籍他無所求宋人多之卒謚
貞簡贈左僕射叅知政事

魏繼廷事宣宗 肅宗 睿宗

魏繼廷史失世系文宗朝登第以文章鳴世清白謇
直輔佐累朝宣宗燈夕置酒繼廷爲承宣王酒酣命
繼廷舞繼廷辭曰有伶人何用臣舞王不之強及爲
御史宣宗寵姬萬春起第壯麗繼廷奏曰萬春誑惑
上意勞役百姓大起私第請毀之不報宣宗遣李資
義使宋繼廷爲副資義多市珍寶繼廷一無所求至
登兩府不改素節舉世皆好佛繼廷獨不然故國人

想望大用及爲相循默無所建明蓋知其勢之不可
爲又以老病耳至是乞退睿宗再降手詔曰卿清規
重德鎮服百寮直節令名聳動群聽又遣中使敦諭
八省數日復告而歸御史奏劾請罷繼廷再上表辭
詔曰公博學工文詞林宗匠匪躬直節爲世名臣因
疾解官甚惜其去又從而辭祿非朕所以優賢敬老
之意宜令給二分祿未幾卒諡忠烈後配享睿廟

東史纂要卷之十二

尹瓘事肅宗 睿宗

尹瓘字同玄坡平人太祖功臣莘達之四世孫文宗朝登第肅宗時累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女真本靺鞨遺種散居山澤未有統一其在定州朔州近境者雖或內附尔臣尔叛其勢漸橫七年女真來屯定州關外會邊將李日肅等奏女真虛弱不足畏失今不取後必爲患王命林幹往備之幹邀功深入擊之敗績死者太半女真乘勝闖入殺掠無算乃以瓘代幹爲東北面行營都統與戰斬三十餘級我軍陷沒死

傷者過半遂卑辭講和而還瓘奏所以敗者賊騎我
步不可敵也於是建議始立別武班自文武散官吏
胥至于商賈僕隸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
馬者為神步年二十以上男子非舉子皆屬神步與
諸鎮府軍人四時訓練又選僧徒為降魔軍遂鍊兵
畜穀以圖再舉睿宗二年邊將報女真強梁侵寇邊
城其心叵測王聞之出重光殿佛龕所藏肅宗誓疏
以示兩府大臣大臣奉讀流涕曰聖考遺旨深切若
此其可忘諸乃上書請繼先志伐之王猶豫未決筮
于大廟遇坎之既濟遂定議出師以瓘為元帥吳延

寵副之王宰西京御威鳳樓賜鈇鉞遣之璫延寵至
東界屯兵于長春驛號二十萬分遣將士給致女真
四百餘人飲以酒醉伏發殲之其中壯黠者五六十
人至關門持疑不肯入使兵馬判官金富弼斂事拓
俊京分道設伏擒殺殆盡璫自以五萬三千人出定
州大和門中軍兵馬使金漢忠左軍兵馬使文冠右
軍兵馬使金德珍等各以三萬三千餘兵分鎮要害
船兵別監梁惟竦等以船兵二千六百出道鱗浦在咸
輿南三十里女真見軍勢甚盛皆遁走璫遣兵精銳急攻
破走之到石城下見女真屯聚遣譯者諭降女真答

曰吾欲一戰以決勝負何謂降歟遂拒戰矢石如雨
軍不能前瓘謂俊京曰日吳事急爾可攻之曰僕嘗
從事長州過誤犯罪公謂我壯士請于朝宥之今日
是俊京殺身報効之秋也遂擐甲持楯突入賊中擊
殺酋長數人於是瓘麾下與左軍合擊大破之左右
中軍各破三十餘村斬千百餘級虜數三百人遣錄
事俞瑩若告捷王喜賜瑩若爵命近臣賜詔獎諭賜
物有差瓘又分遣諸將畫定地界東至火串嶺北至
弓漢伊嶺西至蒙羅骨嶺又相地於蒙羅骨嶺下築
城廊九百五十間號英州火串嶺下築九百九十二

間號雄州吳林金村築七百七十四間號福州弓漢
伊村築六百七十間號吉州明年瓘延寵率精兵八
千出加漢村瓶項小路賊設伏急擊之圍瓘等數重
延寵中流矢勢甚危急俊京率勇士十餘人大呼突
陣擊殺十餘人賊乃解圍而走追斬三十六級酋長
四百人男女一千四百六十餘人請降賊步騎二萬
來屯英州城南大呼挑戰俊京乃率敢死士出城與
戰斬十九級賊敗衄奔北女真兵數萬來圍雄州弘
正訓勵士卒衆皆思鬪卽開四門齊出奮擊大敗之
俘斬八十級瓘又城咸州及公嶮鎮遂立碑于公嶮

以爲界城先春嶺在豆滿江北七百里尹確拓地至此

邊遣其子彥純奉表稱賀略曰竊以東女真潛伏奧

區寔繁醜類侵軼關塞寇攘士民事機可乘聖智獨

照先休吾士卒以觀其可用繼慮彼虛實以指其必

擒乃命元戎亟行大戮而臣受節鉞之制舉征鼓而

行氣動於軍威加於敵江河注壑寸膠不能以防之

礮石轉峯虛卵淩然其破矣俘虜踰於半萬斬獲近

於五千此豈微臣淺智駑材能成巨効實由陛下聖

謀神筭坐定遐陬瓊又使郎中林彥記其事書于英

州廳壁語載本傳瓊又築宜州通泰平戎三鎮爲北

界九城

通泰平戎等地面未可考

皆徙南界民實之各兵民千數

百餘丁戶王拜瓘推忠佐理平戎拓地鎮國功臣門

下侍中判吏部延寵協謀同德致遠功臣尚書左僕

射叅知政事凱還王命具鼓吹軍衛勞宴於東郊瓘

之築九城徙南民也金漢忠

漢忠慶州人少雄偉力學登第嘗守安西政尚

寬簡

後使卒遇

賴漢忠

救得全卷

至樞密事

執不可曰如外城

未畢而卒有緩急內無完城民將何保瓘不能用未

幾女真又圍雄州王復遣延寵瓘征之獻誠三十一

級尋封瓘鈴平縣開國伯又明年女真圍吉州延寵

與戰大敗王又遣瓘救之瓘延寵自定州勒兵赴吉

州女真公兄裹弗史顯等叩城門請和初朝議以得
瓶項塞其徑狄患永絕及其攻取則水陸道路無往
不通女真旣失窟穴誓欲報復乃引遠地郡首連歲
來爭我兵喪失者亦多且拓地大廣九城相去遼遠
谿洞荒穰賊伺抄掠國家調兵中外騷然懇咨遠興
女真亦厭苦乞還舊地群議異同諫議大夫金緣曰
人主之取土本欲育民也今爭城而殺人莫如還其
地而息民今不與必與契丹生釁我若東備女真北
備契丹則臣恐九城非三韓之福也王然之女真裹
弗史顯等來朝請還舊地則告天爲誓世世修貢不

敢以瓦礫投於境上於是會文武群臣議遂以九城
還女真平章事崔弘嗣等極論瓘延寵敗軍之罪王
遣承宣中路收其鈇鉞瓘等不得復命歸私第宰相
臺諫交章請罪王不聽宰相諫官皆歸第不出王不
得已止免官削功臣號尋拜瓘守太保門下侍中兵
部上柱國瓘上章辭不允曰朕聞昔李廣利之伐大
宛也僅獲駿馬三十四匹而武帝以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陳湯之誅郅支也矯制擅興師而宣帝以威振百
蠻封爲列侯卿之伐女真受先考之遺旨體寡人之
述事身冒鋒鏑深入賊壘斬馘俘虜不可勝計關百

里築九城以雪國家之宿恥則卿之功可謂多矣然夷狄人面獸心叛伏不常厥有餘醜無所依處故酋長納降請和遂還其地有司守法頗有論劾遽奪其職朕終不以卿爲咎庶幾有孟明之復濟也六年卒諡文肅瓘少好學手不釋卷及爲將相雖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配享睿廟延寵海州人家世寒素力學善屬文登第累遷中書舍人乞外補肅宗以延寵有輔相材將大用欲試臨民遂知全州爲政寬平以最聞睿宗初以翰林學士出爲東北面兵馬使奏內外軍有父母年七十以上獨子聽

免一家四人從軍者減一人宰臣樞密之子非自應
募者亦免時術士以讖勸王就西京龍堰創宮闕群
臣會議延寵獨曰今作龍堰宮有三不可極言之平
不用時議惜之副尹瓘征女真時大臣皆贊成之延
寵頗以爲疑微語瓘瓘曰策已浚矣又何疑延寵默
然位太尉上柱國判吏兵部率諡文襄飭躬謹行以
忠儉自許當官持論務祛時弊○瓘之子彥頤仁宗
朝登第累遷寶文閣直學士初金富軾不讓尹瓘而
撰國師碑及經筵講易彥頤頗精於易辨問縱橫富
軾難應汗流被面因相與構嫌及富軾討妙清彥頤

爲佐富軾奏彥頤與鄭知常澆相結罪不可救貶梁
州防禦後牧廣州上表自解具載本傳官至政堂文
學工文章嘗作易解傳世晚好佛退老坡平自號金
剛居士爲識者所譏瓘之後終麗朝入本朝世爲名
卿

金黃元

事宣宗

肅宗

睿宗

金黃元字天民光陽人少登第力學爲古文爲海東
第一性清勁不附勢與李軌一作同在翰林齊名遼
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銜綸綍從天降鰲駕
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宰相李子威惡其文奏斥之尚

書金商佑有詩曰學非浮薄終歸古道不回邪豈媚
今出守京山府神明多惠政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
籍觀書有疑輒質之呼爲先輩而不名奉使如遼道
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倉賑之及還百
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女真侵遼盡下東邊諸城
惟來遠抱州固守不下食盡減價質穀于我邊吏禁
民互市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糴二城
兼許貿易不報性不拘檢頗好聲色位至簽書樞密
院事

李資玄字真精仁州人知樞密顯之子中書令子淵之孫容顏魁偉性恬淡聰敏登第爲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清平山遍遊海東名山訪古聖賢遺跡居山蔬食布衣嗜禪悅道道遙自樂睿宗道內臣賜茶香金帛累詔徵之資玄上表辭曰以鳥養身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玉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諭赴行在手書賜詩曰願得平生見息量日漸加高賢志難奪其柰予心何資玄赴召王曰道德之老嚮風之矣不宜以臣禮見命上殿拜賜坐茶湯從容相語命畱三角山清涼寺及再

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遂進心要一篇王
嘆賞既而固請還山乃賜道服以寵其行仁宗三年
乙巳卒年六十五○時又有郭興者清州人號東山
處士少力學工文道釋醫藥陰陽射御琴碁靡所不
治登第爲禮部員外郎歸隱金州睿宗以舊知徵以
烏巾鶴氅常侍禁中談笑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
輿固求退賜京城若頭山一峯構室以居名曰東山
齋王一日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徘徊久之賦詩十
韻題壁曰何處難忘酒尋真不遇回書牕明返照玉
篆捲殘灰方丈無人守仙扉盡日開園鶯啼老樹庭

鶴睡蒼苔道味誰同話先生去不來興追和云何處
難忘酒虛經寶輦回朱門追小宴丹竈落寒灰鄉飲
通宵罷天門待曉開杖還蓬島逕殺惹洛城苔樹下
青童語人間玉帝來云云玉後屢幸寵遇及卒遣近
臣祭之輿自少不娶妻守洪州私一妓期滿潛攜至
京色衰遣還又於山齋以婢妾隨之物議譏之興得
史氏曰古之賢士藏器待時人君屈體以訪之虛
心以迎之隆爵以待之則出而爲世用若聘莘攬
渭三顧南陽者是已今王之召資玄果何爲耶嘗
觀資玄蓄財殖貨貪鄙吝齷齪名節行引以自高

鄙哉王之復徵待以不臣之禮何哉然郭輿之行甚於資玄王之待輿又甚於資玄則其於召資玄亦復何論

○退溪先生過清平山有感詩曰峽束江盤棧道傾忽逢雲外出溪清至今人說廬山杜是處君爲谷口耕白月滿空餘素抱晴嵐無跡遣浮榮東韓隱逸誰修傳莫指微疵屏白珩且有序略曰資玄生長閩閩風流文雅冠絕當時亦嘗筮仕而登顯要矣其於求富貴取青紫不啻如拾地芥然乃能蟬蛻於濁穢之中鴻冥於萬物之表住此山蓋至

於三十七年之久雖卑辭厚禮不足以屈其節千
駟萬鍾不足以動其心非有所樂於肯中者安能
如是哉余讀東史嘗恠史臣論資玄之辭浚加貶
剝至指為貪鄙吝嗇何其甚耶史稱資玄置田業
為一方農民所苦昔种明逸之晚節亦有置田產
之謗然尚論之士不過曰盛名難副而已曰清議
惜之而已安有如今史氏刻害過甚之論耶

○按世之人君甘為亢龍多恥下賤雖勸之以樂
善導之以好賢猶懼其自聖若必待莘渭南陽之
賢然後始加束帛之禮則三代以下無人乎君側

矣所以先從隗始幽居帝盡世爲美談而不以爲
非若資玄爲人高下雖不能灼知睿宗待士之誠
不可非之也惜其以如是好士之君而贊襄無臣
不能正得其賢而徒爲好文之歸然其屈已移蹕
必欲致之亦足嘉矣史氏之澁貶亦獨何哉

金仁存事肅宗

睿宗

仁宗

金仁存字處厚初名緣江陵人平章事上琦之子性
明敏少登科歷事宣獻肅三朝以內侍掌奏事不欲
久在近密懇求外補出爲開城府使秩滿授起居舍
人知制誥遼使學士孟初至仁存爲接伴初見其年

少頗易之嘗一日並轡出郊寧始霽初唱云馬蹄踏
雪乾雷動仁存卽應聲曰旗尾翻風烈火飛初愕然
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
之時睿宗在東宮講論語仁存撰新義進講肅宗薨
仁存告哀于遼所經州府皆設宴張樂仁存曰臣來
時本國君臣皆服衰哭泣今來上國雖感恩榮臣子
之情不忍聞樂言甚切至遼人許之至朝見時又乞
除舞蹈還拜諫議大夫王封僧曇眞爲王師以仁存
爲封崇使辭曰臣職在諫院已言封王師不可未蒙
俞允又從而爲使是欺殿下也固辭王將伐東女眞

大臣皆贊成之仁存獨極諫及尹瓘破女真築九城
女真遣使請和仁存言宜還其地語在瓘傳奉使如
宋徽宗待之甚厚賜宴器皆用白玉仁存以爲帝
厚我國享禮異常然觀時事華侈太甚可嘆還至慶
源郡聞父喪以使事付其介遂奔喪不復命時人譏
其失禮金兵攻破契丹州郡幾盡王以仁存判西北
面兵馬使措置軍務仁存遣兵據其城收兵仗物貨
遂拓地界鴨江馬王宴親王兩府于清讌閣命仁存
記之詞極富麗俱在本傳略曰王執爵命曰君臣交
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

平蕪或獻或酬和樂孔皆及觴酒九行且令退息既
而復召促席而坐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
楮之外壘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為沼峭崿萬狀清
滄四澈洞庭吳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
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縉紳士大夫舉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溢之行衣
不御文繡器不用雕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
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宴群臣嘉
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
火繼之猶不以爲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

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乃命寶文閣學士洪璣書諸
石王在西京欲行太子冠禮仁存奏曰冠者禮之始
事之重故冠於陳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
之義也今以元子之貴冠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
代王從之仁存文名清節冠當代王潑器之恩禮優
重及仁宗幼冲嗣位李資謙用事恐及禍懇辭乞退
不許一日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卧求免愈
切遂罷相王密遣內待金安問於仁存曰欲奪資謙
權置散地如何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
與滿朝不可輕動王不聽及變起宮闕連燒王避火

坐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以至於此尋賜
功臣號加太師門下侍中金兵入汴邊報金人敗北
宋師乘勝渡八鄭知常金安奏請出師應宋以成大
功問仁存對曰不宜聽浮言興師旅以怒強敵及金
富軾還自宋邊報果虛王以睿宗遺命起為首相詔
旨懇至仁存強就職羸老須人扶乃行五年卒諡文
成配享睿廟仁存好學老不釋卷一時詔誥多出其
手撰時政策要又註貞觀政要

金富侑

事睿宗

仁宗

金富侑字天與慶州人其先新羅宗姓少力學登第

直翰林院使宋侑表辭雅麗宋帝遣內臣將大諭出守
原尚二州皆有聲績睿宗朝充寶文閣待制直學士
王好文學日與儒臣講論經史富侑雄辨折衷人莫
之敵名重當世仁宗卽位欲大用驟遷政堂文學翰
林學士中書門下平章事富侑嘗患風虛累表乞骸
骨改守太尉爲人寬厚儉約不喜臧否人物不事生
產文章華贍凡辭命必命潤色睿宗以富侑兄弟三
人皆爲文翰侍從封其母大夫人歲賜粟母辭不受
卒諡文簡

金富軾

事睿宗

仁宗

毅宗

金富軾富侑之弟肅宗時登第補安西司錄遷直翰
林歷右司諫中書舍人仁宗卽位李資謙以國舅當
國王詔曰資謙於朕爲外祖班次禮數不可與百官
同令大臣侍從會議學士鄭克永等議當上書表不
稱臣及大宴會不與庭賀徑詣幕次拜上荅拜而後
坐殿衆議雷同富軾獨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日一
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
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上尊太
公曰太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不可
令人主拜也不其侯伏完獻帝皇后父也鄭玄議曰

不其侯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群議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金父子之親是大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宇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王以兩議問資謙資謙奏曰富軾之議實天下公論也願從之朴昇中欲增資謙請焚黃日賜教坊樂富軾以爲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則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號資謙生日爲仁壽節富軾曰生日稱節自古所無唐玄宗始稱皇帝生日爲

千秋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由御史歷尚書翰林學士平章事守司空十三年妙清趙匡等據西京反富軾爲元帥將出師富軾與諸相議曰西都之叛鄭知常金安白壽翰等與謀不去是人西都不可得平諸相然之乃召知常等三人使勇士斬於宮門外乃奏之人言富軾素與知常齊名於文字間積不平托以內應而殺之富軾將中軍次金郊驛擒得西牒者解縛遣之曰歸語城中人大軍已發有能自新效順者可保性命不爾天誅不可久追時士卒頗驕謂朝夕凱還裝楮單寡會天雨雪士馬凍餒衆心解弛富軾

撫循賜給軍情乃安集諸將問計皆曰兵貴拙速宜
卷甲倍道掩賊不備最爾小醜計日可擒富弼曰不
然西京謀反已五六年其計必周兵器既備且我軍
有輕敵心器仗未整猝遇伏兵一可危也頓兵堅城
之下天寒地凍壁壘未就忽爲賊所乘二可危也又
聞賊矯制徵兵兩界列城狐疑莫辨真偽萬一有姦
人應之表裡相結道路梗塞禍無大於此莫若引軍
從間道繞出賊背取軍資以餉大軍告諭順逆使與
西人絕然後益兵休士飛檄賊中徐以大兵臨之萬
全之計也遂引兵由申徑到成州馳檄西路諭以大

義列城震懼出迎富軾又遣寮椽曉諭至數四匡等
知不可抗欲降猶豫平州判官金淳夫賚詔八城西
人遂斬妙清柳昂等使分司大府卿尹瞻少監趙昌
言偕淳夫請罪于朝又投書中軍曰謹奉詔已斬渠
魁馳獻闕下於是富軾遣白棣珍奏之又貽書兩府
宜厚待瞻等以開自新之路宰相文公仁等謂棣珍
曰汝元帥不直趣西京循迂路赴安北吾等奏遣單
介賚詔諭降非元帥之功爾來何爲淳夫至郊固縛
瞻等將入京兩府遣法司枷鎖下獄臺諫亦請置極
刑王皆不許命解縛入見賜酒食勞慰賜富軾詔書

憲勉之匡等聞瞻等下獄謂必不免復反嬰城固守
富軾與諸將誓告皇天后土以吊民伐罪之意以西
京北負山岡三面阻水未易猝拔宜環城列營以逼
之乃命五軍分屯要害且招撫城外民戶之逃竄者
使得安居先是王遣鄭襲明等往西南海島募弓水
手四千六百餘人載戰艦八順化縣南江禦賊船又
遣上將軍李祿千等領舟師助討祿千至鐵島欲徑
趨西京會日暮潮退行至半道水淺舟膠西人以小
船十艘載薪灌油火之隨潮而放及火船相迫延燒
戰艦伏弩數百同時俱發兵仗皆燒士卒溺沒殆盡

祿千僅以身免由是西人始輕官軍選卒鍊兵爲拒
守計富軾慮後軍寡弱夜送步騎一千以益之賊黎
明渡馬灘直衝後軍應募僧冠宣探甲荷斧出擊賊
殺十數人官軍乘勝大破斬三百餘級餘賊蹂躪投
江死賊勢頓挫富軾慮諸軍野屯春夏之交水潦游
至爲賊所襲令五軍各築城峙兵積穀閉門休士雖
或交兵無大勝敗時有朝臣獻議國家雖與北朝和
親其意難測今興師數萬彌年不浹若隣敵乘釁而
動加以盜賊不虞之患何以制之請遣重臣不計死
傷刻日破賊王以示富軾富軾奏曰臣觀西都未易

攻拔况兵多備嚴雲梯衝車皆無所用童稚投輒猶
為勁敵設使五軍傳城而攻不出數日驍將銳士盡
斃於矢石矣賊知力屈鼓譟而出鋒不可當何暇備
外虞哉今聯兵數萬彌年不沒老臣當任其咎然邊
鄙之警盜賊之變不可不慮故欲以全策勝之不傷
士卒不挫國威耳願以討賊付老臣使得便宜從事
必破賊以報王亦以為然卒排群議而委之步夏至
秋相持不沒賊糧盡簡老弱婦女驅出之戰卒往往
出降富軾知有可取之狀命諸將起土山豎柵列營
屢相攻戰明年二月賊以我起土山逼之欲於城內

築重城居彥頤池錫崇曰大軍之出今已二年曠日
持久事變難料不如潛師突擊破重城可以成功彥
頤固請然後分銳兵爲三道又使諸軍分道攻城無
令賊專備西南丁巳昧爽諸將陳景甫以下分攻四
門富軾以衛兵攻廣德門賊徒謂我土山未就不設
備及諸軍突至惶遽無所措富軾與正純督戰將士
爭奮鼓譟縱火燒城屋賊大潰官軍乘勝恣其斬馘
富軾令曰擒賊者賞殺降及剽掠者死士皆歛刃而
進會日暮雨作虜兵而退城中潰亂匡闔家自焚死
餘黨皆自死於是封府庫守諸門號令城中禁虜掠

撫慰按堵遣判官魯洙奉表獻捷略曰光武之征隗
囂三年乃定德宗之討希烈四載而平蠢爾效兇據
我城邑罪已浮於梟獍惡亦積於丘山惟睿筭之無
遺至期年而斯剋王遣承宣李之凶賜衣帶鞍馬金
銀器詔書拜輸忠定難靖國功臣守太尉門下侍中
凱還賜甲第一區加集賢殿大學士太子太師後三
上表乞致仕撰三國史以進王遣內侍就第獎諭賜
花酒穀宗卽位封樂浪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五年
卒年七十七謚文烈爲人豐頰碩體面黑目露以文
章名世宋使路允迪徐兢來富軾爲館伴兢見富軾

善屬文通古今樂其為人著高麗圖經載富軾世家
又圖形以歸奏于帝乃詔司局鑄板以傳由是名聞
天下後奉使如宋所至待以禮三掌禮闈以得士稱
贈中書令配享仁廟有文集二十卷富軾之孫君綏
未弱冠文學富瞻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後拜左
諫議大夫代趙冲爲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稱
擊丹兵所囚百餘級及韓恂多智叛以計討斬之後
爲讒人譖於崔怡流漠南時人冤之

史氏按春秋之法誅亂討賊必先治其黨與妙清
天下萬世之大惡知常其腹心也兇謀幻術驚惑

衆聽極口贊揚表裡爲奸知常之爲逆黨無疑人皆得以誅之况富軾杖鉞專征先治其黨與不誅知常而誰歟前輩謂富軾文字間積不平而殺之以啓後人之疑其不知春秋討賊之義矣

○按妙清之奸謀從臾以成之者知常等數人而已則知常爲妙清黨與明矣命專討叛義先誅黨但咫尺宮門非闔外在軍之日而不先聞奏擅誅君側之臣難免時人之議矣其後子藩之執吳祈李高之劫韓賴善惡雖殊大槩麗朝贊君之習未必非富軾啓之也

金富儀事睿宗一 仁宗

金富儀初名富轍字子由肅宗二年登第舊制三子
登科歲廩母三十石富儀兄三人並先登科至是制
加一十石在職廉謹睿宗朝拜監察御史金新破遼
遣使請結為兄弟大臣極言不可至欲斬其使者富
儀獨上疏曰臣竊觀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或與
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親者無不為之乃權
以濟道保全國家之長策也昔成宗之世禦邊失策
以速遼人之入寇誠為可鑑宰樞無不笑且排之仁
宗在東宮富儀以文學被眷遇及即位擢御史翰林

學士承旨王嘗問邊事奏曰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
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王安石曰彥博
言固當若能自治七十里可以王天下今以萬里之
天下而畏人者由不自治也今我三韓之地豈特七
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不先自治而
已宜令京城及諸州鎮高城浹池畜強弩毒矢雷石
火箭以觀其變妙清叛富儀上平西十策其大槩以
爲西京城險糧足不可猝拔當以逸待罷以計取勝
及賊平皆如其言官至知樞密院事卒謚文懿性坦
蕩不事家產未嘗干勢利詩文豪邁膾炙人口

林完事仁宗

林完本宋人。昨糶登第。遷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知制誥。王以災變下詔求言。完上疏。極言略曰。臣嘗謂進言非難。聽其言者為難。聽言非難。行其言者尤難。傳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所謂實者。德也。所謂文者。若今之道場齋醮之類是也。近者白虹貫日。正陽之月。雷震。特異。此近古所未聞也。意者陛下應天以文。而不以實耶。何其醮祭之煩。而變異之多耶。陛下豈可不勉強以實而應之耶。勉強以實在乎革當今之弊。革今之弊在乎遵太祖之遺訓。舉文宗之舊典。而

已今欲行祖宗之法必不利於權貴故雖有善政朝
行夕改法度無常惟陛下至誠發於聖心責諸輔相
質之神明痛抑左右欺蔽之奸絕其陰陽怪誕之說
日慎一日行之不已近日怪誕之說大起於妙清惟
事奸諂欺君罔上與宋朝林靈素無異左右近習及
諸大臣交相薦譽以爲聖人根浚蒂固牢不可拔自
太華宮之役勞民動衆百姓怨咨往歲巡幸災發佛
塔今年巡幸流星馬禍相繼而作且此宮闕本爲求
福今已八年而無一休祥災變荐至天其或者警悟
陛下耳陛下豈可惜一女姦臣而違天意乎願陛下奮

乾綱之威斬妙清之首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時
直門下省李仲侍御史文公裕等亦上疏言妙清白
壽翰皆妖人也其言怪誕不可信近臣金安鄭知常
等結為心腹屢相論薦指為聖人又有大臣從而信
之願速斥遠言甚切直先是樞密使任元數上書請
誅妙清以絕禍萌皆不報

鄭沆

事睿宗

仁宗

鄭沆字子臨東萊人性穎悟好學肅宗時中第補尚
州司錄州人以年少易之及臨事善斷皆歎服州人
數司錄二鄭一韓謂沆及鄭克永韓冲也睿宗朝以

內侍掌奏事處心平直出納詳明拜右正言論事謹
直爲權貴所忌通判全州以右司諫歷按楊廣忠清
兩道時資謙威勢震赫州郡及奉使者競聚歛以媚
之沆獨不然資謙敗拜樞密院承宣勸王讀書學業
日就王以妙清言幸西京鄭知常欲王長御西京沆
再上疏請修葺舊宮還御言甚切直王從之陞知樞
密院事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命下翌日病卒王震悼
聞其家無甌石之儲嘆曰三十年近侍十一年承制
貧如是可嘉也賻米百碩布二百匹御筆特諡文安

李之氏字子固仁州人子洲之後公壽之子好讀書
屬辭如宿構擢魁科直翰林院校右正言持論公正
忤時宰出按海西道時資謙當國嗜利者爭附之氏
雖與爲族而獨不相比資謙使者交牛州郡爭取財
賄之氏痛禁出爲平州使資謙敗召還累遷爲起居
注妙清白壽翰結近侍以妖術惑衆之氏獨浚斥之
曰此輩必誤國王幸西京知常妙清等誣言大同江
有瑞氣此神龍吐涎請順天心稱尊號以壓金國王
以問之氏對曰金強敵不可輕也况兩府大臣畱守
上都不可偏聽一兩人言以凌大議王從之西京叛

久不下之氏與李仲上疏曰虎兕出柙龜玉毀櫝是誰之過西賊之謀久矣一二人臣非獨不防閑反信其謀而張之致今日之患請誅其黨與蓋指文公仁林景清輩也官至政堂文學守司空叅知政事卒謚文正之氏風標英雅秉心寬厚文章事業為一時傑但吝嗇父沒不分弟妹財產為時所譏

申淑事仁宗 毅宗

申淑高靈人博學經書以清儉忠直著名累遷御史雜端毅宗初伏閣言事不報謝病歸第後除諫議大夫時內侍尹彥文聚怪石築假山于壽昌宮北園構

小亭其側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一日王宴于亭殿
山頽牝鷄鳴御史高瑩夫等諫不聽淑與給事中林
撒等復上疏切諫王勉從之黜彥文等四人後轉知
門下事時王以宦官鄭誠權知閤門祇侯淑與諫議
柳公村金湯正言許勢修上疏諫曰鄭誠之先在聖
祖開創之時逆命不臣錮充奴隸區別種類使不得
列於朝今授誠顯任有乖祖訓請削誠職結為黨者
亦降為庶人王大怒還其疏諫官伏閣二日竟不得
達勢修竟後淑獨詣闕上疏請削誠職王曰古者未
有大臣獨諫者對曰自祖宗創垂以來亦無宦寺拜

朝官者至聖朝始有之臣聞此以還居常憤懣食不知味故敢來上請若臣言非請誅臣是則願賜俞允王乃降制削誠職布告中外淑明年棄官歸鄉有詩曰耕田消白日採藥過青春有水有山處無榮無辱身尋召還以叅知政事致仕

李公升事仁宗

李公升字達夫清州人少穎悟能屬文仁宗朝擢第直翰林院累遷右正言毅宗初轉殿中侍御史奉使如金時使金者例收管下軍銀人一斤公升不取一錢人服其清王嘗乘月遊清寧齋目公升曰秋月澄

霽無一點塵正如公升曾中累官右承宣右諫議大
夫王督署宦官鄭誠告身公升不得已署之轉知御
史臺事王又召公升及中丞宋清允侍御史吳忠正
等曰鄭誠自寡人在襁褓時辛勤阿保以至今日故
除權知閣門祇候以酬其勞已經三載卿等不署告
身實非愛君之心苟不署之若輩皆類醯清允忠正
俯伏流汗獨公升不奉旨王怒譴出之後王又召臺
諫督署誠告身皆唯唯公升猶不奉旨王責公升曰
汝嘗爲諫官旣署誠告身今反不署何也對曰臣悟
昨日之非故不奉詔王怒勅公升就舍先是王於館

北宮作窟室築臺飾以金玉極侈麗與宦者白善淵
王光就等置酒召公升謁聯縱飲王醉八幕命左右
唱和公升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之三盃至是見
斥人以爲詩讖後以叅知政事判工部事致仕園中
結茅宇穿沼築塢植花卉幅巾藜杖逍遙其間賓客
子弟有造謁者輒以詩酒相娛不喜食肉穀以蔬果
而已明宗三年李義方搜殺文士公升嘗卜延福亭
之基遂興大役人多怨之以故義方欲殺之賴門生
文克謙免王尊舊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卒年八十
五諡文貞公升美鬚髯童顏不老操行高潔不事生

產性輕躁不能容人之過見輒慢罵

崔惟清事仁宗

毅宗

明宗

崔惟清字直哉昌原

鐵原人

平章事爽之子少孤嗜

學經史子集靡不該通中第乃曰學優然後仕杜門
讀書不求仕宦有薦舉者卽曰學未就固辭久之被
薦直翰林院李資謙當國惟清失職及資謙敗召入
內侍出俸尚州有德政秩滿授侍御史轉諫議大夫
如金謝冊命言動中禮金人嘆服後爲東北面兵馬
使朔方倚如長城毅宗初陞知奏事出納惟允進中
書侍郎平章事鄭叙之宴諸王也以借助器皿失大

臣體貶南京畱守見忌於鄭誠又貶忠廣二州雖久
淹外寄處之怡然王悟其忠直無他欲復相有沮之
者乃以守司空致仕庚癸之亂諸將素服德望戒軍
士勿入其第惟清期功之親俱免禍明宗卽位以宿
德舊望復爲相秉心正直爲一代名臣年八十卒謚
文淑嘗撰李翰林集註柳文事實王覽之嘉賞鏤板
以傳所著文章數百篇及南都集性好浮屠日誦佛
經○鄭叙沆之子輕薄有才藝交結太寧侯與金存
中鄭誠有隙嗾諫官流叙于東萊將行王謂曰今日
迫於朝議行當召還旣流久不召乃築亭種瓜撫琴

作歌詞極悽惋自號瓜亭名其曲曰鄭瓜亭李齊賢
詩曰憶君無日不霑衣正似春山蜀子規爲是爲非
人莫問祇應殘月曉星知李崇仁詩琵琶一曲鄭瓜
亭遺響悽然不忍聽俯仰古今多少恨滿簾疎雨讀
騷經

鄭襲明事仁宗 毅宗

鄭襲明迎日縣人倜儻奇偉力學能文以鄉貢登第
累轉國子司業起居注知制誥與郎舍崔梓宰相金
富軾等言時弊伏閣三日不報皆辭職不出王爲罷
執注官內侍別監內侍院別庫召梓等令視事襲明

獨以言不盡從不起尋陞禮部侍郎毅宗卽位授翰林學士初毅宗爲元子襲明侍讀仁宗慮元子不克負荷任后亦愛次子將易樹襲明盡心調護故得不廢襲明久居諫職有諍臣風仁宗浚加器重使傳東宮及不豫謂太子曰治國當用襲明言王嗣位襲明自以先朝顧托知無不言毅宗憚之金存中鄭誠日夜短之會襲明告病以存中權代其職襲明揣知王意仰藥而死自是佞幸日進王益縱恣逸遊無度嘗幸歸法寺馳馬至獺嶺茶院從臣皆莫及王獨倚柱謂侍者曰鄭襲明若在吾豈得至此○襲明嘗刻燭

賦石竹花詩曰世愛牡丹紅栽培滿院中誰知荒艸
野亦有好花叢色透村塘月香傳隴樹風地偏公子
少儕態屬田翁有大閣誦此詩睿宗曰非狗監何以
知相如之尚在耶卽令補玉堂人謂之四十字媒也

文克謙事毅宗

明宗

文克謙字德柄南平郡人知門下省公裕之子蔭補
刪定都監判官毅宗時登第累遷左正言伏閣上疏
曰宦者白善淵專擅威福密與宮人無比爲醜行術
人榮儀執左道取嬪于上置兩宮私藏財貨以召民
怨知樞密事崔廢併職掌樞要勢傾中外貪黷無厭

請斬善淵無比黜榮儀充牧子罷褒侔以謝一國又
語及宮禁帷薄之事王大怒焚其疏遂貶黃州判官
無比王所幸宮人初克謙草疏諫議李知深給事中
朴育和起居注尹鱗瞻等不肯署名及克謙見貶又
視事自若時人誦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以譏之克
謙在黃州吏民愛慕政聲藹然有貴近挾宿憾構微
過奏請免官王亦怒前事又貶晉州判官有司奏克
謙直臣不宜連貶外官以防言路乃授閤門祗候遷
殿中內給事鄭仲夫之亂盡殺宦從文官遣兵殺畱
都文官克謙直省中聞變逃匿有兵跡而獲之克謙

曰我前正言文克謙也上若從吾言甚至今日願以
利劍凌之兵異之擒致諸將諸將曰此人吾輩素聞
名者勿殺囚于宮城毅宗南行於馬上嘆曰朕早從
克謙言安有是辱明宗卽位授諸臣職釋克謙使書
批目李義方白王拜克謙右承宣御史中丞文臣若
李公升等多賴以免武官亦倚之多咨訪故事克謙
有女在室義方弟隣娶之由是癸巳之亂一族皆免
左諫議金莘尹等上疏以爲承宣王之喉舌但出納
惟允可也今李俊儀文克謙職兼臺省居中用事請
解兼官不允翌日諫官伏閣力爭改俊儀爲衛尉少

卿克謙爲大府少卿轉樞密院知奏事與宋有仁有
隙左遷守司空左僕射自拜司空不受祿世服其廉
十五年判禮部爲亞相十九年卒年六十八謚忠肅
性孝友慈仁忠謇正直食不過數器衣不服文繡三
掌禮闈所舉多名士時稱賢宰相然聽權豪干請不
察賢否銓注多舛又官其髫鬢子弟分遣僕從廣植
田園時議惜之王嘗作詩一絕賜克謙曰一寸靈臺
萬事侵唯餘憂慮日加深短懷拙智一難斷白髮千
莖已滿簪克謙和進曰年光荏苒暗相侵輔國思量
日漸深自顧君恩猶未報無情白髮已盈簪人謂二

詩俱有衰謝之氣王終見廢克謙未幾而卒蓋未必
不爲詩識配享明廟○初克謙落職還鄉題詩公州
維鳩驛云朱雲折檻非干譽袁盎當車豈爲身一片
丹誠天未照強鞭羸馬退逡巡後癸巳間新修是驛
施壁彩工當時妙手壁間畫一白衣着笠乘馬者緣
山路信轡徐驅物色凄然人皆見之不知是何圖後
松廣社無右子抵此驛見之咨嗟良久曰此是諫臣
去國圖也乃題詩而去後人多詠其事

○按克謙遇荒淫之主獨立敢言晴雷霜日不足
以喻其烈落職而名益高去國而人爭誦至使畫

工八繪事山僧詠於詩英風勁節照映千古雖以
兇悍如仲夫輩聞名而不敢加害折檻當車蔑以
加矣惜乎經涉險難脂韋周旋已愧素志銓注循
私廣殖田園取譏時人魏公獨愛寒花晚節香之
詩令人三復不已也

柳公權 事明宗

柳公權字正平儒州人太祖功臣車達之後少好學
工草隸登第累遷兵部郎中後以禮賓卿如金賀萬
春節金人稱其知禮轉右副承旨啓事多裨益性公
廉居官不懈以疾乞退明宗愛其文學不欲去公權

三上章從之疾病親屬進藥公權曰死生有命却不
飲疾革特拜政堂文學叅知政事卒年六十五謚文
簡

庾應圭

事毅宗

明宗

庾應圭字賓王茂松人平章事弼之子性穎悟美風
儀時稱王人善屬文再舉不第八補內侍操行貞固
持議端方斷事若夙成然庚寅九月鄭仲夫等放毅
宗立王弟翼陽公是明宗應圭奉表如金金主覽表
曰爾國雖小亦知君臣之義兄弟之序乃何廢兄篡
位合行天誅應圭對曰前主不卒有疾子亦不慧故

遵父王遺命讓位于弟小國安敢欺罔天子陪臣雖
就湯鑿夏無異舜帝猶疑之遂回詔不允前王讓位
應圭奏曰陪臣所獻二表也新王表今無回詔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臣之職也因不食具服立庭向闕待
命晝夜不移三日館伴以聞金主屢使勸食猶不食
從者夜密進水漿應圭厲聲曰汝亦人耳何行詐之
甚耶及五日形容甚枯氣息將絕力不能立金主憐
其忠誠遣大臣慰諭欲降依允之詔汝且就食毋以
傷生應圭曰宸眷雖厚不受回詔何敢食受詔之日
乃臣續命之秋不食七日帝益憐之授回詔賜御饌

幣帛而遣之金人高其使節使介往來必問安否明
宗甲午西京留守兵部尚書趙位寵起兵討仲夫攻
陷郡縣王以應圭素有名望遣諭以君臣大義應圭
辭意慷慨位寵上表請降應圭位至工部侍郎未幾
卒年四十五嘗倅南京一芥不取於人其妻因免乳
得疾但啜菜羹衙吏密饋隻雞妻曰良人平生未嘗
受人饋遺豈宜以我口腹累良人清德南人頌之應
圭之孫碩亦顯於高宗時爲安東副使忤崔怡流海
島將行老幼遮道號哭其妻子徒行鄉人各出人馬
其妻辭固請竟不許後爲東北百兵馬使前有一官

以海物江瑤柱饋怡因以爲例捕之甚艱碩一禁絕
之流公盡還沆繼政欲收人望召知刑部時大將軍
金寶鼎等以私怨訴沆出之尋卒碩清白守法不阿
權貴屢見斥不少屈

金甫當 事毅宗 明宗

金甫當 人有膽氣明宗三年癸巳以東北面兵
馬使諫議大夫起兵於東界欲討鄭仲夫李義方復
立前王與錄事李敬直及張純錫謀以純錫柳寅俊
爲南路兵馬使裴允材爲西海道兵馬使使發兵與
東北面兵馬使韓彥國舉兵應之純錫寅俊至巨濟

奉前王出居慶州仲夫義方聞之使李義旼朴存威
領兵圍之安北都護府執甫當送于京義方鞫殺之
甫當臨死誣曰凡諸文臣孰不與謀於是切誅戮
文臣或投江一卒縛尹鱗瞻庾應圭應圭屬聲叱卒
不敢近應圭往見諸將曰亘古以來未聞無禮義而
能保其國家者也且古法刑不上大夫公等有志正
國宜法古先柰何使賤卒縛辱大臣諸將曰庾寅之
事微公告奏吾屬羞醢矣乃迎坐禮之遂解鱗瞻縛
○鱗瞻字胎兆平章事彥頤之子性穎悟一問千百
人姓名輒記不忘庚癸之後脂韋自保及平位寵賞

罰不中物議少之攻位寵時忽聞城上謹譟問之云
城上人呼立龍而賀之鱗瞻曰位寵將死矣去人與
頭豈可生乎果獲位寵斬之官至平章事謚文定

史氏曰善觀人者不觀其立功之成敗而觀其行
事之是非用心之邪正心苟正矣事苟是矣則雖
不能成功亦可取矣如甫當是已獨其臨死一言
再禍文士靡有噍類然大綱旣正豈可以成敗論
人乎以甫當之賢而尚不齒於列傳何也

○按應圭之使乎一節無愧於古人但受命於亂
邦取德於群兇雖曰見惡人之道以甫當之舉義

舍生觀之則尚論之士必有優劣者矣白文節閣
筆泣諫斯為得正

韓惟漢

韓惟漢史失其系世居京都不樂仕進見忠獻擅政
曰難將休矣遂攜妻子隱於智異山清修苦節不與
世人交世高其風致徵為西大悲院錄事終不就乃
移居浚谷終身不返未幾果有契丹之難蒙兵繼至

○曹南冥曰國家將亾焉有好賢之事乎看來高
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比韓鄭趙三君子於高山大
川夏於十層峯頭冠一玉也千頃波面生一月也

又曰明哲之幸不幸豈非命也遊頭流錄○一蠹

瑞皆退隱智異山下竟不免為燕山主所殺○高

麗王聞名士隱居操行高潔遣使迎之謝曰外臣

無所知即閉戶不出使者排戶入壁上唯書一句

曰一片絲綸來入洞始知名字落人間從北牖而

逃後人疑是

惟漢也勝覽

崔讜惟清之子少聰悟善屬文明宗初為正言論事

忤貴倖落職尋起為吏部員外郎敷歷中外皆有聲

績歷仕四朝名重一時官至平章事薦進賢能鎮安

宗社年未衰上章乞退扁所居齋曰雙明與弟詵及

太僕卿張自牧司空李俊昌秘書省白光臣學士高

崔讜事明宗 神宗 熙宗

瑩中司空李世長尚書玄德秀大司成趙通等為耆
老會依溫公真率會古事逍遙自適圖形刻石時人
謂之地上仙年七十七卒謚靖安詵明宗時為司諫
敢言王弟僧冲曠瀆穢宮掖之事遂罷官至門下平
章事以文學聞於世恬淡寡言禮賢下士卒謚文懿
惟清之後奕世名卿詵之子孫尤顯

李仁老事明宗 神宗 高宗

李仁老字耆叟仁州人平章事大學士類之曾孫初
名得玉自幼聰悟能屬文又善草隸庚亥之亂祝髮
遊山後歸俗明宗十年擢魁科遷直史館出八史翰

凡十有四年與當世名儒吳世才林椿趙通皇甫抗
咸淳李湛之結爲忘年友以詩酒相娛世出江左七
賢神宗朝遷禮部郎高宗初拜秘書監右諫議大夫
卒年六十九以詩名世嘗賦元宵御座燈籠一絕風
細不教燈燼落夏長漸見玉虫生須知一片丹心在
欲補重瞳日月明明宗大加稱賞性褊急見忤當世
不爲大用所著銀臺集二十卷後集四卷雙明齋集
三卷破閑集三卷三子程穰程晷皆登第○吳世才字
德全高敞人翰林學士學麟之孫手寫六經以讀日
誦周易天才俊逸詩得李翰林體諷毅宗微行詩胡

乃日清明黑雲低地橫都人且莫近龍向此中行明
宗時始登第性疎雋不容於世客死東都李奎報私
謚曰玄靜先生○林椿字耆之西河醴人以文章鳴
世屢舉不第庚癸之亂闔門遭禍脫身僅免窮厄而
死有集行于世○趙通字亦樂王果人軀幹魁梧經
史百家無不貫穿寬仁恭儉待人以信嘗奉使如金
會有徵詰羈留三年金人愛其才嘉其節乃令歸報
官至翰林學士李仁老爲山水友贈詩曰今我與夫
子豈是愛簪紱散盡東海金行米西山薇○皇甫抗
字若水以忠州名官載勝覽○咸淳字子真以文章節行名世

○李湛之字清卿鷄林人

東史纂要卷之

